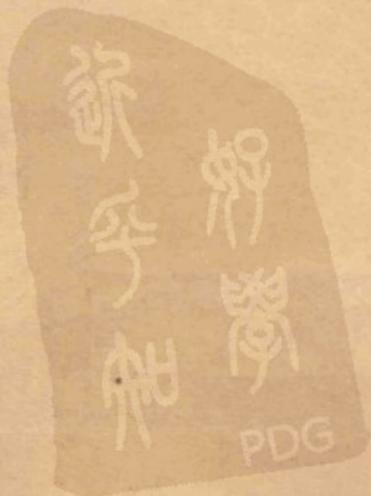


五代史



五代史卷六十九

宋歐陽修撰

南平世家第九

高季興字貽孫陝州硃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廟諱更名季興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初鎮宣武讓以入貲得幸養爲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太祖奇其材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天復二年梁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太祖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太祖壯其言命季興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興

授以計引見太祖。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太祖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梁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爲然，開門出追梁軍。梁兵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茂貞後與梁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興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刺史，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乃以季興爲荆南節度觀察留後。開平元年拜季興節度使。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十州，當唐之末，爲諸道所侵。季興始至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興招緝綏撫人士，歸之乃以倪可福、鮑唐爲將帥，梁震、司空薰、王

保義等爲賓客太祖崩季興見梁日以衰弱乃謀阻兵
自固治城隍設樓櫓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
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以侵襄州爲孔勍所敗乃絕貢
賦累年梁末帝優容之封季興渤海王賜以袞冕劍佩
貞明三年始復修貢梁亡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
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
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
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
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
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
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
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

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爲先季興
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以手拊其背
季興因命工繡其手迹於衣歸以爲榮耀季興已去莊
宗心悔遣之密詔襄州劉訓圖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
夜斬關而出已去而詔書夜至季興歸而謂梁震曰不
聽子言幾不免因曰吾行有二失來朝一失放還一失
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抄春秋又曰我於
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遊畋政事多廢
吾可無慮矣同光三年封南平王魏王繼岌已破蜀得
蜀金帛四十餘萬自峽而下而莊宗之難作季興聞京
師有變乃悉邀留蜀物而殺其使者韓珙等十餘人初

唐兵伐蜀季興請以本道兵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乃以季興爲峽路東南面招討使而季興未嘗出兵魏王已破蜀而明宗入立季興因請夔忠等州爲蜀郡唐大臣以爲季興請自取之而兵出無功不與季興屢請雖不得已與之而唐猶自除刺史季興拒而不納明宗乃以襄州劉訓爲招討使攻之不克而唐別將西方鄴克其夔忠萬三州季興遂以荆歸峽三州臣于吳吳擣季興秦王天成三年冬卒年七十一謚曰武信季興子九人長子從誨立

從誨字遵聖季興時入梁爲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寢季興遂留爲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季興卒吳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

見討乃遣使者聘于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長興元年正月拜從誨節度使追封季興楚王謚曰武信三年封從誨渤海王應順元年封南平王從誨爲人明敏多權詐晉高祖遣翰林學士陶穀爲從誨生辰國信使從誨宴穀望沙樓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賓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其語晉高祖大喜復遣使賜以甲馬百匹襄州安從進反結從誨爲援從誨外爲拒絕陰與之通晉師致討從誨遣將李端以舟師爲應從進誅從誨求郢州爲屬郡高祖不許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從誨遣人閒道奉表勸進且言漢得天下願乞郢州爲屬漢高祖陽諾之

高祖入汴從誨遣使朝貢因求郢州高祖不與從誨怒發兵攻郢州爲刺史尹實所敗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荆南從誨問敏中國虛實以爲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爲言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虜虜置之鎮州未嘗以北而晉兵皆漢有也從誨不悅敏以印本五經遺從誨從誨謝曰予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矣敏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從誨以爲譏已卽以大卮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於吳越爲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梁正朔歲時貢奉皆假道荆南季興從誨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以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卽復還之而無愧其後南漢與閩蜀皆稱

帝從誨所嚮稱臣蓋利其賜予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賴子猶言無賴也故諸國皆目爲高賴子從誨自求郢州不得遂自絕於漢逾年復通朝貢乾祐元年十月卒年五十八贈尚書令謚曰文獻子保融立從誨十五子長曰保勳次保正保融第三子也不知其得立之因

保融字德長從誨時爲節度副使兼峽州刺史從誨卒拜節度使廣順元年封渤海郡王顯德元年進封南平王世宗征淮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爲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南唐勸其內附李景稱臣世宗得保融所與牋大喜賜以絹百匹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閒兩絕及世宗時無歲不貢矣保

融以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產不足以效誠節乃遣其弟保紳來朝世宗益嘉之初季興之鎮梁以兵五千爲牙兵衣食皆給於梁至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泰州給之保融性迂緩無才能而事無大小皆委其弟保勛其從叔從義謀爲亂爲其徒高知訓所告徙之松滋而殺之宋興保融懼一歲之間三入貢建隆元年以疾卒年四十一贈太尉謚曰貞懿弟保勛立

保勛字省躬從誨第十子也保融卒拜節度使三年保勛疾謂其將梁延嗣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念貞懿王乎先王寢疾以軍府付公今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勛曰子言是也卽以繼沖判內

外兵馬。十一月保勣卒。年三十九。贈侍中。保融之子繼冲立。

繼冲字成和。保勣卒。拜節度使。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建隆四年。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繼冲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謫。城外之約不可信也。」宜嚴兵以待之。判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爾。安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況聖宋受命。眞主出邪？王師豈易當也？」因勸繼冲去斥堠。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爲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逆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亟歸。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卽詣延釗。納牌印。太

祖優詔復命繼沖爲節度使乾德元年有事于南郊繼
沖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宗族五百
餘人朝于京師拜武寧軍節度使以卒光憲拜黃州刺
史其後事具國史季興興滅年世甚明諸書皆同蓋自梁開平元年鎮荆南至皇朝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

五代史卷六十九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高季興傳韓珙等十餘人○珙監本訛珙今從閣本
從誨傳從誨以父自絕于唐懼復見討乃遣使者聘於
楚楚王馬殷爲之請命于唐而從誨亦遣押衙劉知
謙奉表自歸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臣文清

按通鑑載季興附于吳從誨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
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于唐又
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元
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與此小異然較詳

保融傳皆委其弟保勛○監本闕其第二字今從南本

增正

五代史卷六十九考證

華州廩生郭毓璋初校

五代史卷七十

宋歐陽修撰

東漢世家第十

劉晏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高祖事晉爲河東節度使以晏爲都指揮使高祖卽帝位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累加中書令隱帝少政在大臣周太祖爲樞密使新討三叛立大功而與晏素有隙晏頗不自安謂判官鄭珙曰主上幼弱政在權臣而吾與郭公不叶時事如何珙曰漢政將亂矣晉陽兵雄天下而地形險固十州征賦足以自給公爲宗室老不以此時爲計後必爲人所制晏曰子言乃吾意也乃罷上

供征賦收豪傑籍丁民以益兵三年周太祖起魏隱帝遇弑旻乃謀舉兵周太祖之自魏入也反狀已白而漢大臣不卽推尊之故未敢卽立乃白漢太后立旻子贊爲漢嗣遣宰相馮道迎贊于徐州當是時人皆知太祖之非實意也旻獨喜曰吾兒爲帝矣何患乃罷兵遣人至京師周太祖少賤黥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太祖見旻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旻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李驥曰郭公舉兵犯順其勢不能爲漢臣必不爲劉氏立後因勸旻以兵下太行控孟津以俟變庶幾贊得立贊立而罷兵可也旻大罵曰驥腐儒欲離間我父子命左右牽出斬之驥臨刑歎曰吾爲